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苑卷九

宋 章樵 註

詩

王融

字元長琅邪臨沂人

侍遊方山應詔

輿地志湖熟西北有方山山頂正方上有池水按齊書武帝嘗

幸方山顧左右欲經始山南為離宮以徐孝嗣之對而止應詔奉君命作也

巡躅望登年帳飲臨秋縣

巡躅遊幸之轍跡也言省耕省斂為農而出所望年豐也

漢書高祖過沛帳飲三日王制天子之縣內畿邑也

日羽鏡霜淥

家語赤羽若日羽旌旄也霜淥

池雲旗落風甸

王制千里之內曰甸言旗幟如雲連亘者遠

四瀛良在目八

寓婉如見

盛言山之高四瀛四海也孟子登太山而小天下

小臣竊自嘉預奉

栢梁讌

武帝栢梁臺讌羣臣詔令和詩見前註

遊仙詩

五首遊仙者謂輕身遠舉超出人間世與羣仙遨遊也晉宋間人多作此詩

融集云應教按史齊武帝時竟陵王子良為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鎮西州才雋之士皆遊集其門融與范雲蕭琛任昉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尤見親待號曰八友應教蓋奉

子良之命而作

桃李不奢年桑榆多暮節

桃李喻盛年桑榆言晚景常恐秋蓬根連

翩因風雪習道遍槐岷追仙度瑤碣

槐岷瑤碣
仙家境界綠帙啓

真詞丹經流妙說

綠帙丹經
仙家之書

長河且已榮

榮者草木之
榮華猶言海

田變桑

曾山方可礪

曾與層同漢書泰山
若礪叶韻入聲列

獻歲和風起

獻歲始歲元日也周
禮正月之吉始和

日出東南隅鳳辇亂

煙道龍駕溢雲區

鳳羽為旗以龍引車楚詞龍
駕兮帝服又孔蓋兮翠辇

結賞自

員嶠移讌乃方壺

員嶠方壺海中神
山僊家居其上

金卮浮水翠玉竿

挹泉珠徒用

一作由

霜露改終然天地俱

命駕瑤池隈

西王母宴周穆
王於瑤池之上

過息羸女臺

秦穆公女弄
玉能吹簫作

鳳吟常居臺上後
乘鸞仙去羸秦姓

長袖何靡靡
簫管清且哀
璧門涼月

舉珠殿秋風迴

璧門珠殿神仙之所居

清鳥驚高羽
王母停玉盃

青鳥西王母之使
青鸞以待之

舉手暫為別

王子喬乘白鶴於緱氏山頭舉手謝

時人
來迎王母停盃以待之

千年將復來
搜神記有鶴書遼東城門華表柱曰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

湘沅有蘭芷
泊吾欲南征

湘沅二水名皆在江南楚詞湘夫人篇沅有芷兮澧有蘭

澧亦遺珮出長浦

楚詞遺吾珮兮澧浦韓詩外傳鄭交甫遵彼漢皋遇二女珮珠而遊解珮

以遺舉袂望增城

崑崙山有閭風增城皆神仙所居

朱霞拂綺樹
白雲

照金楹五芝多秀色

五色芝也本草芝生於五岳各如其方之色言仙境五色芝並秀

八桂常冬榮

山海經曰桂林八樹在賁隅東楚詞麗桂木之冬榮 弭節且夷與參

差聞鳳笙

與平聲夷與猶徜徉也鳳笙王子喬事

命駕隨所即燭龍導輕

燭龍駕日之神言仙者驪御所至燭龍為之引導沙

澤振寒草弱水駕冰潮

沙澤流沙也西母瑤池有沙澤之阻海中神山有弱水之隔振

寒草駕冰潮言命駕可到

遠翔馳聲響流雪自飄飄

仙境出乎日月之表多寒穆天

子傳天子遊黃臺之丘駕於革澤日中大寒振風雨雪

忽與若人遇

融集作若士神仙傳盧敖

見若士謂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不可久留

長舉入雲霄羅繹徒有睨鵲

明已寥寥

鵲明似鳳南方神雀揚子鵲明冲天言仙舉者如神禽之運寥廓非世網所可羈絆

奉和南海王殿下詠秋胡妻

七首 南海王
子罕齊武帝子

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
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
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少年力桑不如見公卿
吾有金願以贈夫人婦人曰噫妾採桑奉二親不
願受人之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婦晚
而至於向來採桑者婦曰子辭親往仕五年乃
還而悅路旁之婦人解子裝金以與之而忘其
母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走投於河而死
見列女傳

其一

日月共為照

喻夫婦之道
相須而成

松筠俱以貞

婦人之義
從一而終
佩紛

甘自遠

佩左紛帨右箴管之屬詩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結鏡待君明

結鏡嫁時裝具

妻稱夫曰君

且協金蘭好

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方愉琴瑟

情

詩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佳人

指其夫也

忽千里幽閨積思生

其二

景落中軒坐悠悠望城闕高樹升夕煙層樓滿初月光

陰非或異川山屢難越輟泣揜鉛姿搔首亂雲髮

詩自伯之

東首如飛蓬

其三

傾鬼屬徂火

傾鬼殘月也徂火暑將退也詩六月徂暑夏屬火

搖念待方秋涼

氣承宇結明熠燿流

明熠燿也詩熠燿宵行

三星亦虛暎

三星也

婚姻之候獨處故言虛暎

四屋慘多愁

四屋猶四壁

思君如萱草一見乃

忘憂

其四

杼柚鬱不諧契闊彌新故

詩死生契闊言一歲將周

朔風欄上發寒

鳥林間度客遠乏衣裘歲晏饒霜露參差興別緒依遲

起離慕

其五

願言如可信行邁亦云反睇景不告勞瞻途寧遽遠何

以淹歸轍蠶妾事春晚送目亂前華馳心迷舊婉

言秋胡眩

惑顏色此心已馳不省其妻舊時婉變之容

其六

椒珮容有結振芳岐路隅黃金徒以賦白珪終不渝

婦節

堅貞如白珪之不可變明心良自皎安用久踟躕遄車及枌巷流

日下西虞

日沒之地謂之虞淵枌巷里巷也植枌榆以為表言歸至里巷日已西墜

其七

舊本止六首今據融集添入足之

披帷惕有忘出門遲所欲

遲去聲待也言待其妻之歸

彼美後來儀

慙顏變欣矚蘭艾隔芳臭涇渭分清濁

蘭香草艾白蒿也楚詞戶服艾

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涇水濁渭水清詩涇以渭濁薰蕕不可同器涇渭不容混流以喻胡妻不願與胡

同居去去夫人子請殉川之曲

去去舍去之也胡錯父曰吾去公歸矣夫人子指胡

不能奉其親遂自投於水生葬曰殉

栖玄寺聽講畢遊郎園

齊史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

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故其寮佐俱往僧寺聽講子良闢西邸以招文學郎中有園

道勝業茲遠心閑地能隙桂崦鬱初栽蘭坪坦將闢虛

檐對長嶼高軒臨廣液

液池水也

嘉樹列成行芳草紛如積

流風轉還逕

還音旋謂回旋之徑

清煙泛喬石日泊山照紅松暎

水華碧暢哉人外賞遲遲眷西夕

別蕭諮議衍

四首

梁書武帝諱衍字叔達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初仕齊累

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隨王名子隆齊武帝子

置鎮荊州衍赴鎮時同列以詩送別今觀賓主

倡酬皆流連惜別無激昂為國之志足見江表士夫晏安江沱氣象

任昉

南史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時為殿中郎

離燭有窮輝別念無終緒岐言未及申離目已先舉揆

景巫衡阿

景日也言計日至
荊州巫山之阿

臨風長楸浦

地名也

浮雲難

嗣音徘徊悵誰與儻有關外驛聊訪狎鷗渚

邊鎮有關以防不虞

言已無意功名當求閒退後有驛使至
關外可訪諸鷗鷺之羣狎鷗見列子

王延

霏雲承永夜皓燭驚離軒執酒愴誰與舉袖默何言忍

茲君為別如此歲方暄年深北岫時鳥思南國園

南國指帝

都金陵也江上愁別日階下樹芳蓀

宗史

別酒正參差，乖情將陸離。悵焉臨桂苑，憫默瞻華池。

桂苑

華池皆游樂之地，以離緒方結對之悵。

輕雲流惠采，時雨亂清漪。渺渺追

蘭逕，悠悠結芳枝。眷言終託荷，心寄方在斯。

王融

齊書融少而警慧，博涉有文才，舉秀才，尋遷中書郎。

徘徊將所愛，惜別在河梁。

謂攜寵愛之姬妾，李陵別蘇武詩：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

之，衿袖三處隔。

詔議與諸賢別及姬侍有不隨行者，明日成三處。

江山千里長

寸心無遠近，邊地有風霜。

齊與元魏為敵國，故荊州為邊地。

勉哉勤歲

暮敬矣事容光山川殊未懌杜若空為芳

言山川悠遠離思方結非

遺以香草能悅懌其情楚詞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注采香草以遺其下之侍女

蕭衍

答

問我去何節光風正悠悠蘭華時未晏舉袂徒離憂緩

客承別酒鳴琴和好逮

前詩謂將所愛者詩窈窕淑女君子好逮

清宵一已

曙藐爾泛長洲

言天色纔曉即解舟前邁

眷言無歇緒深情附還流

還音旋旋流回潮也自金陵西上潮至彭浪磯而回

蕭琛

琛在八友之數時為記室

前夜以醉乖例今晝由醒應教

此篇續寄蓋隨王子隆促之使賦

落日摠行轡薄別在江干遊客無淹期長洲有急瀾

言潮至即解纜

分手信云易相思誠獨難之子兩特達伊余日磐桓詠此式

微歲共賞階前蘭

詩式微式微胡不歸又采薇詩曰歸曰歸歲亦陽止言當早歸共賞芳時

王融

和王友德元古意二首

舊注沈右率等並和數十人文多不載齊書德

元王晏之子也有意尚至車騎長史忠臣不忘其君猶貞婦之思念其良人騷雅比興皆然二

詩蓋擬
古遺意

遊禽暮知反行人獨未歸坐銷芳草氣空度月明暉嘖

容入朝鏡思淚點春衣巫山采雲合淇水綠條稀宋玉所賦

高唐巫山之雲衛詩送我乎待君竟不至秋鴈雙雙飛淇之上矣皆合之不以正者

睹物
感時

霜氣下盟津秋風度函谷盟津一曰孟津在河北函谷關在弘農縣二處行人往來

也之衝念君淒已寒當軒卷羅縠織手廢裁縫曲鬢罷膏

沐詩余髮曲局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千里不相聞寸心鬱紛蘊平況復

飛螢夜木葉亂紛紛

喻小人乘間以亂政

餞謝文學離夜

齊書謝朓字玄暉陳郡夏陽人少好學文章清麗為隨王鎮西

功曹轉文學隨王子隆在荊州好詞賦數集僚友朓以大才尤被賞愛蓋朓自京趨荊州時同

朝諸賢以詩餞別也後至吏部郎

沈約

南史沈約字休文仕齊為太子右率遷國子祭酒

漢池水如帶巫山雲似蓋

左傳楚國漢水以為池漢書黃河如帶巫山高唐之雲宋

玉嘗賦之魏志文帝生薈汨背吳潮潺湲橫楚瀨言舟時有雲青色國如車蓋

吳入楚荊州一望沮漳水寧思江海會

漳水在南郡當陽縣與沮水合

流屬荊州境言人遠別不若衆水會於江海為可期也

以我徑寸心從君千里外

虞炎

謝宣城集附載餞別詩共七首此詩云虞別駕炎又有和竟陵王望雷居士精舍及詠簾詩皆

炎作也

差池驚始飛羃歷草初輝

詩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羃歷稠密覆地也春日映照百草

生輝

離人悵東顧遊子愴西歸

荊州在金陵之西

清潮已駕渚溽

露復沾衣一乖當春聚方掩故園扉

范雲

南史范雲字彥龍南郡武陰人有識具善屬文通直蓋倡和時職銜後仕梁官至尚書右僕射

領吏部

陽臺霧初解

雲陽之臺宋玉賦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夢渚水裁淥

雲夢澤之洲渚

左傳楚子田于江南之夢

遠山隱且見平沙斷還續分絃饒苦音別

唱多悽曲爾拂後車塵

謂參陪副車之人當蒙振拔脫去塵埃

我事東臯

栗

己當納祿永閒從事農畝陶淵明詩種苗在東臯

王融

所知共歌笑

論語舉爾所知謂心相孚之人也

誰忍別笑歌離軒思黃

鳥

緜蠻詩曰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言行役之勞思若黃鳥之得所止

分渚蘩

音愛蘩葍草盛也

青莎翻情結遠旆灑淚與行波春江夜明月

還望情如何

蕭琛

執手無還顧別渚有西東荆吳眇何際煙波千里通春

筍方解籜弱柳向低風相思將安寄悵望南飛鴻在荆州

鴻陵西北望南飛
侯音書之至

劉繪

齊書繪字士章永明末京邑人士
盛為文章談義繪為後進領袖

汀洲千里芳朝雲萬里色悠悠在天隅之子去安極春

潭無與窺秋臺誰共陟不見一佳人徒望西飛翼欲寄音書

謝朓

答

春夜別清樽江潭復為客歎息東流水如何故鄉陌重

樹始芬藍芳洲轉如積望望荆臺下歸夢相思夕

荆臺楚人

遊觀之所家語楚王將
遊荆臺司馬子旗諫

王融

寒晚敬和何徵君點

齊書何點字子皙少不仕
宋世徵為太子洗馬不就

隱居東離門齊高帝受禪褚淵王儉為宰相點
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

華不賴舅氏遑卹外家永
明元年徵中書郎終不屈

踈酌候冬序閒琴改秋律如何將暮天復值西歸日搖

落迎軒牖

陶淵明歸去來詞僮僕歡迎

飛鳴亂繩草

飛鳴猿鳥之屬繩草謂以繩為

樞編竹為門也

煙灌共深陰

灌字亦作橫木叢生也

風篴兩蕭瑟虛堂無

笑語懷君首如疾

詩甘心首疾

早輕北山賦

周彦倫隱於鍾山後應詔出為

海鹽縣令欲過北山孔稚珪託山靈

之意作北山移文點早年已輕之

晚愛東臯逸

晚景以農

事自適阮籍奏記云將耕東臯之陽

上德可潤身

老子上德不德禮記德潤身

下澤有

徐轡

叶韻入聲必後漢書馬少游乘下澤車御歎段馬注下澤之車短轅

別王丞僧孺

南史王僧孺東海刺人也仕齊為晉安郡丞遷尚書左丞兼御史中

丞工於詩

首夏實清和餘春滿郊甸花樹雜為錦月池皎如練如

何如此時別離言與面

面一本作讌

留雜已鬱紆

留雜別時相遺送物

也詩雜佩以贈之

行舟亦遙行非君不見思所悲思不見

范雲

學古貽王中書

學古猶擬古也雲字彥龍武興人仕齊為通直郎按文選已收此

篇諸家注甚詳緝者欲收王融報章故并錄此篇以見贈答往來之意

攝官青瑣闥

省中門畫為青瑣文故謂之青瑣闥雲為通直郎得出入省闥故云攝官攝謙辭言

非正遙望鳳凰池

晉中興書曰荀勗徙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曰奪我鳳凰池諸

人何賀我耶融

誰言相去遠脉脉阻光儀

相去雖過

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

齊書王融琅琊臨沂人岱山泰岳也屬琅琊郡境山川孕秀故產

俊傑獨翮凌北海翮飛出南皮

舊注皆云徐幹居北海吳質遊南皮言融之俊材軼

氣超邁徐吳

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竹花何莫莫桐

葉何離離

鄭氏詩箋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以喻賢者不苟就也

可栖復可食

此外亦何為

位寄祿厚尚復何求當知止足

豈如鷦鷯者一粒有餘貲

舊注謂雲以鷓鴣自況愚按莊子鷓鴣巢林不過一枝
張華賦申其意曰每食不過數粒蓋喻隱逸知足之士
也雲與融同列恐
不得以此自況

王融

雜體報范通直

齊書王融祖僧達中書令曾高
並台輔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

為公輔直中書省夜嘆曰鄧禹笑人彥龍贈詩
蓋示規儆融嗜進欲速當齊武帝疾篤謀立竟
陵王子良不克
於獄中賜死

和壁荆山下隨珠漢水濱

史記趙王得和氏璧秦願以
十五城易之璧蓋卞和得於

荆山之下者搜神記隨侯見大蛇傷救而治之蛇銜珠
以報徑寸而夜光隨侯漢中國姬姓諸侯也希世之珍

以喻問生賢才荆山漢水皆楚地

無雙自昔代有美今為鄰

二子以賢俊自負且

其一生同時古語云千里一賢猶為比鄰

三楚多秀士江上復才人

史記注孟康曰

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緯綃非善賈南郡屬荊州居江之上游指秀龍所生地

聖德可名臣

左思吳都賦泉室潛藏而卷綃張華博物志鮫人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日賣綃

言才智之士積德累譽如織綃然由尺寸以成端疋亦非善賈待時者論語求善價而沽諸惟遇聖德之君則

人臣可追飛且學步

謙詞以荅獨翮飛之句

共子奉清塵

官殿深清故曰

清紫庭風日好青槐枝葉新

帝王之居象北極紫微宮故曰紫庭面植三槐三公

位徘徊吹樓側

麗譙樓也

欲見心所親

指秀龍

尚君蘭蕙草何

用以書紳
崙未詳音義融集作徵徵證也蘭蕙香草以喻貽贈之詞身當佩服不待書紳

沈右率座賦三物為詠

謝朓

幔
帷幕之類拾遺記周穆王有鸞章錦幔

幸得與君
朓集作珠綴幕歷君之楹月暎不辭卷風來輒自

輕每聚金鑪氣時駐玉琴聲但願置樽酒蘭缸當夜明

王融

琵琶

釋名琵琶本起于胡中馬上所鼓

抱月如可明

琵琶之形似月

懷風殊復清絲中傳意緒花裏寄

春情掩抑有奇態悽鏘多好聲芳袖幸時拂龍門空自

生

枚乘七發龍門之桐其根半死半生詩言桐生龍門不若裁為樂器得親佳人

沈約

箎

隋書音樂志箎長尺四寸八孔蘇成公所作也

江南簫管地妙響發孫枝

丹陽記江寧南有慈姥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俗呼為鼓

吹山詩言江南之地產竹多良可為樂器孫枝又其特異者也周禮絲竹之管鄭玄注孫竹竹枝根之未生也

殷勤寄玉指含情舉復垂雕梁再三繞輕塵四五移

漢初

虞公善歌聲動梁塵楚莊有鳴琴曰曲中有深意丹心繞梁言其聲之繚亮也蕩音亦宜然

君詎知

王融

奉和月下

雕雲度綺錢

雕雲猶彩雲綺錢壁帶也西都賦金釭銜壁是為列錢注謂壁中之橫帶也行列似

錢香風入珠網

乙之帳絡也漢書武帝造甲獨知此夜月依

遲慕神賞

此詩當是和人直宿禁省中所作

奉和秋夜長

秋夜長夜長樂未央

詩夜如何其夜未央

舞袖拂花燭歌聲繞鳳

梁

列子韓娥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

四色詠

此體盛於齊梁間范雲有擬古四色詩云丹如桓公廟青如夕郎門黑如角巖

嘯白如來山獫狁取其色意義頗短與此詩相類又有分為四首四句詠色者

赤如城霞起

孫綽遊天台賦赤城霞起以標建李善注引會稽記曰赤城山名色皆赤伏以雲霞

青如松霧徹

東方木於色為青玉策記云千歲松黑如栢望如偃蓋其中有物如青羊青牛

幽都雲

堯典朔方曰幽都北方色為黑淮南子西白如北方曰幽都之門九八極之雲是雨天下

瑤池雪

穆天子傳天子與西王母宴于瑤池遊黃臺之丘北風雨雪

奉和纖纖

古兩頭纖纖詩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精

磊落落向曙星

兩頭纖纖綺上紋半白半黑鴈翔羣

孔叢子鳥白項而羣飛者謂之鴈鳥

白脰鳥也

鴈鴈膊膊鳥迷曛磊磊落落玉石分

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碌碌如石

石碌如

奉和代徐

二首魏徐幹室思詩曰自君之出矣明鏡闇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

已時宋孝武擬室思詩曰自君之出矣金翠暗無精思君如日月迴還晝夜生詩人以夫婦比

君臣梁陳間多倣其體二詩當云擬徐

自君之出矣芳英絕瑤卮

莫音叙廣韻酌美酒也本亦作莫詩醴酒有莫

思君

如形影寢興未曾離

自君之出矣金鑪香不然思君如明燭中宵空自煎

莊子

膏火自煎也

詠梧桐

鸞鳳影層枝

桐非梧不棲

輕虹鏡展綠

雨過日出虹影映照耀以形容物之生意

豈數龍門幽直慕瑤池曲

龍門之山梧桐所生瑤池之曲琴瑟所奏數厭也都故反

言不慕榮貴安其本然之性與前

鹿音詩意相反蓋隨物賦咏也

詠池上梨花

舊本不載王中書詩今添入

翻堦沒細草集水間踈萍芳草照流雪深夕暎繁星

劉繪

和

露庭晚翻積風閨夜入多縈蕪似亂蝶拂燭狀聯蛾

阻雪連句遙贈和

融集載同詠七人各賦絕句音韻相叶而不相犯意亦往

來酬答題以聯句蓋宋齊間體也至唐則有人詠一韻兩句周而復始合成長篇者舊本止載江革王融二首姓名又差今添入倡首謝朓殿後沈約二絕足成聯句一篇外有王蘭謝朓謝

緩三首詞意不相殊絕弗載

積雪皓陰池北風鳴細枝九遠密如繡何異遠別離謝朓

本相密過以阻雪踈闊

風庭舞流霰冰池結文澌

霰凍雨也詩惟彼雨雪先集維霰澌薄冰也初結遇風則

成飲春雖以煥欽賢紛若馳

江革公孫弘有飲賢館南史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

人竟陵王引為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歷官八府長史三為二千石

珠囊條間響玉雷閣下垂

囊音英雪霰也玉雷簷間冰柱也閣與簷同

杯酒

不相接寸心良共知

王融陶淵明詩未言心相解不在接杯酒

初昕逸翮舉日昃驚馬疲幽山有桂樹

劉安招隱詩桂樹叢生兮山之

幽歲暮空參差

沈約

木蘭詩

舊注云不知名浙江西道觀察使御史中丞韋元甫聞續附入

眉山蘇氏曰題列女傳蔡琰之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作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蓋後人擬作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按此詩直述無含蓄意又在悲憤二詩之下然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其為女若木蘭者亦壯而廉矣使載之列女傳綆縈曹娥將遜之蔡琰當低頭愧汗不敢與比肩矣杜牧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促織何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
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
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

耶以遮切今作

爺俗呼父為爺

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

耶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
鞭旦辭耶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黃
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耶孃喚
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

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

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勲十二轉賞賜一作賜物百千強

可汗

唐時蕃夷稱天子為天可汗

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

樂府作欲與木

蘭賞不願尚書郎

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耶孌聞女來出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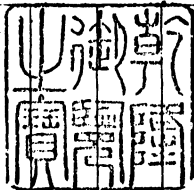
相扶將阿妹聞姊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姊來磨刀霍

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着我

舊時裳當窻理雲髻對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始

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腳撲朔雌兔

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古文苑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苑卷十二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李鳳丹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苑卷十

宋 章樵 註

勅 啓

漢高祖

手勅太子

漢書藝文志高祖傳十三篇固自注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此編

或居詔策之一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

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帝不事詩

書及陸賈奏新語未嘗
不稱善正與此勅同意

又云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為不惜天下
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耶吾以爾是
元子早有立意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
汝來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為嗣

史遷曰授舜則天下
得其利而丹朱病此

云非為不惜天下皆以私意窺堯舜也大哉聖人之言
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故五帝官天下四皓事見張良

傳

又云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

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勤學習每

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漢世人主不以字學為重此勅蓋言不可不學耳晉宋而下至

於唐人主以字畫相誇
與人臣較工拙卑陋甚矣

又云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

拜并語於汝諸弟

以此命太子諸王有古者尊敬師傅之遺意如晉成帝拜王導并其妻則

尊卑之分
舛矣

又云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

趙王如意母戚夫人

其餘諸

兒皆自足立哀此兒猶小也

鴆毒人氣之禍高祖蓋逆慮其至此孝惠懦弱以萬

乘之生不能庇
其弟亦可悲矣

晉明帝

晉書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太興元年立為皇太子仁孝喜文詞

啓元帝

臣紹言伏蒙吉日沐頭老壽多宜謹拜表賀表答云春
正月沐頭至今大垢臭故乃沐爾得啓知汝孝愛當如
今言父子享祿長生也

又啓云沐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禽云去垢甚佳身不
極勞也

書

鄒長倩

遺公孫賢良書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繭一束素絲一襪撲滿一枚書題遺之

曰漢書弘菑州薛人也武帝初即位弘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州國復推上弘今漢書所載制夫人無誥及弘對策皆元光五年事是時弘已七十餘夫人無

幽顯道在則為尊

幽顯謂人之窮達也道之所存不以窮達論

雖生葛之賤

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葛一束詩人所謂生葛一

束其人如玉

小雅白駒詩生葛一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饋雖薄要就賢

人其德如玉然

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

為緦倍緦為緦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勲

効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為也故贈君

素絲一襪

此言最精切士君子宜遵行之蜀先主誠其子亦曰勿以善小而弗為惡小而為之撲

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

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
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歟故贈君
撲滿一枚大學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猗嗟盛歟國論
推上賢良古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
人以為重事
竊在下風以俟嘉譽次卿弘字漢書不載時儒者賴固亦謂之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
曲學以阿世

董仲舒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漢書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

對策天子以為江都相元朔三年御史大夫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時仲舒廢為中大夫居家此書當在弘為御史時漢御史大夫與丞相俱稱三公其後仲舒以廉直為弘所嫉出為膠西相尋以病免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周召自然

休質擢升

又作拜

三公統理海內總緝百寮未有半言之

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郡衆所占必有

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戇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

言居官無政治聲名應朝廷選擢之法大字上或脫一字數蒙君侯哀憐之恩悞被

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羣心所歸

推須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

選舉之門

高祖收攬英豪下求賢詔皆相國佐之為一代宗臣故仲舒首推之

既得其人

接以周公下士之義

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下白屋之士

即奇偉隱

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盛德英俊滿朝百能備具

即君侯大立則道德弘通

一作裕

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

術淺薄所識褊陋不能贊揚萬分君侯所棄捐

仲舒與弘俱治

春秋為竊聞春秋曰賢聖博觀以章其名擇善者從之

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為諂遠而不言為怨

皆春秋傳緯之

詞故輒披心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

業皆由仁義為本仁者所以理

一作序

人倫也故聖王以

為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名者謂之仁政嫉天

下之害於人

一作心

者謂之仁心二者備矣然後海內應

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

五穀咸貴家有飢餓其死傷者半盜賊並起發亡不止

發謂調發以禦盜

亡謂流亡以就食良民被害為聖主憂咎皆由仲舒等

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死罪死罪仲舒至愚
以為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吏留
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產業無有
寇盜之患以蠲主憂仲舒叩頭死罪謹奉春秋署置術
按春秋之法條為署置羣吏之術隨此書奉上以求施行其大今不存再拜君侯足下

揚雄

荅劉歆書

洪內翰邁曰世傳揚子雲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

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荅書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

所為文初無所謂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宜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牴牾又書稱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為鄰長父相愛視覲動精采似不為非者故舉至之

按文至字
合作任

雄之任也不意

淫迹暴於官朝

劉歆書云昨受宓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徵駱驛等私逋盜剽越巾事即其

竟今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寃舌知人之德堯

猶病諸

書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論語堯舜其猶病諸

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

勅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

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輜軒

之使奏籍之書皆載於周秦之室

歆書云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道人使

者以歲八月巡路宣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按書道人以木鐸拘于路註道人宣令之官輜當讀為

道古字通用在由反主書籍者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

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卽林間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
輶軒之使所奉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
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數十言耳翁孺梗概
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
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王卬頌階闔銘及成都城四
壩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為
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本傳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大選李周翰注漢書
云子雲嘗作縣竹頌成帝時直宿楊莊誦此文成帝曰此似相如之文莊曰非也此臣邑人揚子雲帝即召見

縣竹蜀之壯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故不復奏歆父向

多稱先君故此荅之向嘗為護左都水雄為郎之歲雄

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年七十卒於天鳳五年計為郎之歲當成帝元延年間

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沉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

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

奪奉可寬免直事之役仍給郎俸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

石渠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未央殿北藏秘書之所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

龍骨之銘詩三章繡補疑是裱褙之類加繡其上靈節靈壽杖也漢書靈壽杖注木似竹有

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
龍骨水車也禁苑池詔中或用以引水銘詩今亡不可
考復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

會者

四方所舉孝廉與上計者偕及諸郡兵士來衛京師

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

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槩二十七歲

於今矣

計雄是時事常懷鉛

年近七十葛洪西京雜記揚子雲好提槩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

語以為釋補輶軒所載亦洪意也

而語言或交錯相反覆方論思詳悉

集之燕其疑

會集所未聞使疑者得所安

張伯松不好雄賦誦之文

然亦有以奇之常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

謂祖以上

喜典

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

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為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王充

論衡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壹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為金匱矣坻音

坪場音傷皆糞也方言梁宋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之間此坻斜鼠之場謂之坻

否則為坻糞棄之於道矣而雄般之般蒲官切樂也伯松與雄

獨何德慧漢人用慧字多與惠通而君與雄獨何諧隙而當匿乎

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幙之中知絕遐異俗之

語歆書云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典流於昆嗣言列於

知嵇俗適子雲懷意之秋也

漢籍誠雄心之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邁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會也

歆書云隆秋之時收藏不

殆饑春之歲散之不疑

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

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者訓此於帝籍但言詞情覽翰墨為士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忘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為得使君輔貢於

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唯執事圖之

其散書云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

錄令聖朝留

長監所規緝之就死以為小雄敢行之言

當

明明之典

長以所規為監得緝

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酈炎

遺令書四首

後漢文苑傳酈炎字文勝范陽人有文才州郡辟命皆不就後病風

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從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

死獄中時年二十八

維熹平六年冬十二月

靈帝年號

乃裂裳書

白嚴考之神坐

易家人有嚴君焉故稱父曰嚴考

炎荷天之罪以致于

死名歿身敝神而有知炎之歸覲在旦夕之間耳若其

無知將何面目少見靈魂哉

有知謂精爽如生能察其情無知謂幽冥之間與生

者異塗不能察其死之因其自即安其自愛臣去矣

古者父子之間亦稱臣亂

矣永滅亡矣白老母無懷憂懷憂何為無增悲增悲

何施寒必厚衣無炎誰為母厚衣暑必輕服無炎誰為

母輕服棄炎無念此常厚衣不尤不怨此常輕服矣

炎病

不省母已死念之若此可謂至孝根於性矣

聖人達於死生賢者力而慕之

炎之中心私有所慕每讀漢書楊王孫裸葬班固以為

賢於秦始皇

見本傳贊謂始皇起驪山墳窮極奢侈設

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卒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

意常壯之然裸以見先人若炎不為也其布巾取覆頭

布衣用蔽形具棺取容身鑿地取容棺若獲罪於衆耶

石槨速朽

季桓子石槨孔子曰死欲速朽事見禮記

蠲其罪哉堅固不加不

罪於衆則具棺鑿地為堅固

喪葬無瀆先君之兆域必於瘠确之處

而已呼甘陵夫人共居也

當是指其妻也華佗傳甘陵相夫人胎死腹中嘗從佗治

炎妻新乳而死故云

白興讓

當是兄之字按丈闕凡字

考喪早葬玄讓之等

元昆勉之以老母相累不可使老母無曹也加供養謝
嫂以老母相託若死者復知必使其言不愧嗟哉邈
之遺孤其名曰止戈汝長自為之寧咨爾止戈汝未
所識吾謂汝有所識其先見汝耳汝未有所聞吾猶謂
汝耳有所聞而告汝人之喪也非父則母非昆則弟非
姊則妹人之孤也亂齒其少矣汝之孤也曾未滿兩旬
汝無自以為微弱物有微弱於汝者乃其長而繁焉后

稷棄之寒冰隘巷矣

詩生民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寒冰

鳥獲之

汝比之猶逸焉於菟之在虎乳極矣

左傳令尹子文生棄諸夢

中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穀奴口反

汝比之猶易焉乃終

不在乃始在在懼惟生無懼管蔡之逸厥終乃不逸之

易厥終不易言咨嗟止戈汝能言則讚之顧言汝能行

則履我之所訓剛焉柔焉弱焉強焉學焉愚焉仕焉隱

焉懼汝身之柔可不厲汝以剛乎懼汝之剛可不厲以

柔乎懼汝之弱可不訓汝以強懼汝之愚可不勗汝以

學懼汝之隱可不敕汝以仕乎消息汝躬調和汝體思
乃考言念陋考訓必博學以著書以續受父母久業我
十七而作鄺篇二十四而州書矣二十七而作七平矣

鄺篇州書皆字學之書其賦誦誅自少為之苟吾戒汝

剋從剋必也祭為甘苟示試恐是誠字汝克為梁奠為苦以稻梁祭

則有庶羞古字只作梁司馬遷傳糲梁之食後人添從米汝無逸于丘無緬于酒無

安于忍事君莫如忠事親莫如孝朋友莫如信修身莫
如禮汝哉其勉之下邳衛府君我之諸曹掾督郵濟北

寧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君察我孝廉陳留楊使

君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

四人舉辟炎者

今我溺于地下思恩則

孤而靡報汝有可以倒戟背戈無孤之矣

身死不能報期其子報之

陳留蔡伯喈與我初不相見吾仰之猶父不敢以為兄

彼必愛以為第九江盧府君吾父事之

二人炎之所尊事本傳云盧植

為之誄讚

張公哀張子傳幼業王延壽我之朋友也

四人

炎與鮮于中優吾先姑之所出也若不足焉

表親之賢若不足於

財汝苟足往而朝覲之汝不敏往從之學焉汝苟往取

任焉咨爾止戈吾蔑復有言焉其永覽于此

王粲

為劉表與袁尚書

按史袁紹字本初漢末領冀青幽并四州建安五年曹公

操大破紹兵於官渡七年紹憂憤發病死初紹妻劉氏愛幼子尚數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為後乃出長子譚為青州都督沮授諫紹必為禍紹不聽及是審配等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由是譚尚有隙舉兵相攻是時劉表據荊州王粲依之因為修書譚尚勸其復好息兵與譚書漢書載之
詳畧少異

表頓首頓首將軍麾下勤整六師芟討暴虐戎馬斯養

古者天子六軍此借稱斯罄無不宜甚善甚善河山阻

讀作廝養去聲

如僕輩也

限狼虎當路

虎狼指阻兵爭強者

雖遣驛使或至或否使引領告

而莫達初聞郭公則辛仲治

郭圖辛評二人與譚為黨書以字稱之

通內

外之言造交遘之隙使士民不協姦疊並作聞之愕然

為增忿薨校尉劉堅皇河田買等前後到到得二月六

日所起書又得賢兄貴弟顯雍及審別駕書

劉堅田買皆所遣至

使人賢兄指譚也魏志譚字顯思熙字顯奕尚字顯甫

吳書曰尚有弟名買顯雍豈買之字漢書熙字顯雍乃

尚兄也審配為冀州別駕有書貽表

陳叙事變本末之

王粲亦為劉表修書答之不見答

理乃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關伯實沈之蹤忘棠棣

死喪之義

左傳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日尋干戈詩閼管蔡之失道故作棠

棣其詩曰死喪親尋干戈僵屍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之戚兄弟孔懷

忘乃追案書傳思與古比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

商奄之軍

史記黃帝名軒轅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三監挾武庚以叛周公伐之遂伐奄皆所

以剪除災害而定王業者也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

是故雖滅親不為尤誅兄不傷義也

孟子周公弟也管叔兄也今二

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

遺恨之真當唯曹氏是務不爭雄雌之勢唯國是康不

計曲直之利雖蒙塵垢罪為隸圉折入汙泥猶當降

志辱身方以定事為計何者夫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

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

左傳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若使金與金相

迕火與火相爛則焦然摧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天

情峭急迷於目前曲直是非昭然可見仁君智數弘大

綽有餘裕

青州指譚仁君指尚

當以大包小優容劣歸是於此乃

道教之和義士之行也縱不能爾有難忍之忿且當先

除曹操以卒先公恨事定之後乃議兄弟之怨使記注

之士定曲直之評不亦上策耶

記注史官也理之曲直付之史筆蓋言天下自

有公論

且初天下起兵以尊門為主是以衆寡喁喁莫不

樂袁氏之大也今雖分裂有存有亡嚮然景附未有革

心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繆克己復禮以從所驩則弱

者自以為強危者自以為寧誠欲勦力長驅共獎王室

雖亡之日猶存之願

今能克去私忿以同尊漢朝為則心紹雖云亡猶其生存之志願則

伊周不足參五霸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

則戎狄蠻夷

初紹與曹公言吾當據河北阻燕將有誦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

將有誦

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勦力為君之役哉則是大公墳

壠將有汙池之禍夫人弱小將有滅族之變

大公猶言尊公指其

父紹夫人指其母劉氏弱小謂其家之幼稚汙池言彼人將絕滅其宗丘墓壞為池沼左傳吳其為沼乎

之與此豈可同日而論之哉且行違道以自存猶尚不

可況失義以自亡而遺敵之禽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

前而遺田父之獲也

戰國策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

逐東郭俊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田父見而兩獲之以喻好戰必自敗昔齊公孫竈卒

也子雅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注以其故曰二惠競爽猶

可杜預注子雅子尾皆惠又弱一个姜氏危哉左傳昭三年齊

公孫寗卒晏子曰惜也子期不免殆哉姜氏弱矣二惠

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三子皆齊公族姜齊

姓也言兄弟同德則齊猶庶幾與劉左將軍及北海孫

公佑共說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左將軍劉昭烈

北海太守孫公佑時在荊州今整勒士馬憤踊鶴立冀聞和同之聲

約一舉之期故復遣信并與青州書若其秦也則袁族

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

重遣書與譚尚兄弟

併勸勉之以義泰謂和睦
如初否謂終於乖戾矣
臨書愴恨不知所言劉表頓

首
表不三四年袁氏竟為曹操所滅劉
卒亦以廢嫡立庶亡禍同一轍

曹操

與楊太尉書論刑楊修

魏志楊修太尉彪子也
字德祖舉孝廉除郎中

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內
外事皆稱意臨留侯植以才健愛幸數與修書
植後以驕侈見疏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修頗
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罪誅之洪內
翰邁隨筆云古文苑載操與彪書數修之罪以
為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將延足下尊門
大累便令刑之是時漢室將亡政在曹氏袁公
四世宰相為漢宗臣固操之所忌彪之不死其

手幸矣鳴
呼危哉

操白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

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吾制鐘鼓之

音主簿宜守

所謂以罪誅之

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

吾同懷即欲直繩顧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即

宥貸將延足下尊門之累

設詞以恐警之

便令刑之念卿父息

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

節角桃枝一枝

桃枝竹為杖

官絹五百匹錢六十萬四望通

幘七香車一乘

說文幘車幔也七種香木為車

以青犢牛二頭

牛所以駕車者

八百里驊騮馬一匹赤戎金裝鞍轡十副

以金飾鞍薦以絨坐

鈴

苞一具驅使二人并遺足下貴室

夫人袁氏也故袁荅卡書云明公所賜已

多錯綵羅縠裘一領織成鞞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奉

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

返

厚贈欲以慰其心

楊彪

荅曹公書

彪白雅顧隆篤每蒙接納私自光慰小兒頑魯謬見采
錄不能期効以報所愛方今軍征未暇其備位匡政當
與戮力一心而寬玩自稽將違法制相子之行莫若其
父恒慮小兒必致傾敗足下恩恕延罪迄今近聞尉之
日心腸酷裂凡人情誰能不爾本傳操見彪問曰何瘦
見之明猶懷老牛舐深惟其失用以自釋避詞以所惠
牘之愛操為之改容馬及雜物自非親舊孰能至斯省覽衆賜益以悲懼

曹公卞夫人

魏志卞氏琅邪開陽人本儒家曹公納之於譙後丁夫人廢遂為繼室生子丕

彰植丕受漢禪
尊為皇太后

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

卞頓首貴門不遺賢郎輔佐每感篤念情在凝至賢郎
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竇用無已方今騷擾
戎馬屢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

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

操時為魏公故
內外俱稱明公

性急忿然在

外輒行軍法卞姓當時亦所不知

言不能救止之自稱
卞姓尊於稱某氏

聞之心肝塗地驚愕斷絕悼痛酷楚情自不勝夫人多

容即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百匹房子官錦百斤
製字錦從金帛言其貴於綾羅
價與金等故以斤論不較端足
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
頭誠知微細以達往意望為承納

楊太尉夫人袁氏

夫人袁術姊妹也術字公路漢末
僭號本傳操忌修且以袁術之甥

慮為後患遂
因事殺之

荅書

彪袁氏

稱袁氏加夫名於
上執謙以自卑

頓首頓首路岐雖近不展淹

久歎想之勞情抱山積曹公匡濟天下遐邇以寧四海

歸仰莫不感戴小兒疏細謬蒙采拾未有上報果自招
罪戾念之痛楚五內傷裂尊意不遺伏辱惠告見明公
與太尉書具知委曲度子之行不過父母小兒違越分
應至此怜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遺育孤幼修子竊知名晉世
言之崩潰明公所賜已多又加重賚禮頗非宜荷受輒
付往信

曹丕

與鍾繇九日送菊書

文選有魏文帝與繇書言王缺氣警詞卑不若此書

整暇信乎人不
可有欲心也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
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无射言
羣木庶草无有射地而生

史記律書無射者陰氣盛用
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

惟芳菊紛然獨菲菲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
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

屈原

名平離騷曰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飲木蘭之墜露兮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

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列仙傳彭祖殷大夫
也姓錢名鏗歷夏殷

年八百餘歲常食
佳芝善導引術

古文苑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苑卷十一

宋 章樵 註

對

董仲舒

郊祀對

漢書本傳仲舒相膠西王以病免居家以修學著書為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
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

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

仲舒治春秋此對止據春秋所書魯

郊言之未足以該天子之禮啖助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禮曰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得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曰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若以冬至則不當卜此說為長 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

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

禮記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縞而

行事鄭氏注不敢以卑廢尊

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

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

王制鄭氏注握

謂長不出膚

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

公羊子曰魯祭

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牝羣公不毛注白牡股牡也騂牝赤脊周牡也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帝牲

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禮曰養牲必在滌三月滌者養牲之

宮名也養之三月而牲成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弱

秩之曰莫如令食

音飼

其母便

伏謂日食粟料有品以養牲之弱秩飼其母

臣

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

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

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

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

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為

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公羊子曰魯郊非禮

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註土謂社也

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

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

道成王令魯郊也

伊川程氏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臣湯問仲舒魯

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

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

周禮陽祀用騂牲毛之注騂牲赤色毛之

取純毛也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剛與牷同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

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

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

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寔不相應

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

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奉使九卿

廷尉漢九卿也

問臣以朝

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

以聞

雨雹對

按漢書武帝本紀及五行志並不載元光元年雨雹宜史有闕文邪紀敝以私

問焉將以窮造化之變也觀仲舒之對廣大精切豈漢儒拘拘災異者之比耶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

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

五行志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

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己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

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

杜詩日月陽止鄭氏箋曰十月為陽

四月陽雖

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
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丹流散故言息也陰
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
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丹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
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
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忒運動抑揚更
相動薄則薰蒿歟蒸而風雨雲霧電雷雪霰生焉氣上

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

人號令啟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
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
為慶三色而成喬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
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
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電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
為禔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
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
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陽陰之時雖異

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
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
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
無復陰矣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
也

月令孟夏靡草死麥秋至注靡
草薺亭歷之屬薺麥蓋二物也

建亥之月為純陰不

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
由陽升也其亢者薺歷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
陰而有溫泉火極陽而有涼燄

天一生水本屬陽以其
至寒故為極陰如驪山

湯可燂狐兔所謂溫泉也地二生火木屬陰以其極熱故為至陽如南方有火林草木鳥獸皆生長其中所謂涼燄也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

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蒸成雨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

氣也。岐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岐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肢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肢五臟皆病也。岐遷延負墻俛揖而退。

鄺炎

對事

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公羊子曰：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謂也。餘

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同欲立之，以為君。謁請兄弟迭為君而致國。

乎季子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烏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桓譚東漢人以公羊之說為未然炎主譚義設客問以辨明之

客問酈炎曰吳王曷不傳子而傳兄弟四人傳者將以致國乎季札季札不受雖有僚立闔閭之弑春秋猶以

不受為義不殺為仁而桓譚以吳國之禍亂實由季札

札不思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賊之謙讓

史記諸樊謀位

季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矣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之義名已

細矣春秋之起豈謂尔乎炎曰夫四王

壽夢至夷昧

之輕命

致國乎季子

公羊曰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謂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子身

其能流慶百世也季子不受內有篡殺之亂外致滅亡

之禍雖知潔己之可為不惟宗廟之絕祀其痛矣問曰

周制諸侯父死子繼若札從先私志受非所繼是浮行

豈節義之謂與閭閻之欲國蓋緣札之雅意故曰季子

雖至吾不廢也

史記王僚使季札于晉公子光告專諸曰吾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

不吾廢也按史記光即諸樊世子後立為王號閭閻謁諸樊名也

今如吾子之云則君

子何稱乎炎曰光知季子而無權故肆意焉季子不能

計是則春秋所譏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子之云公羊也

公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家事

辭國政衛輒拒父猶謂之可

公羊曰靈公逐蒯聵而立輒輒之義可立乎曰可不

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按

論語孔子不為衛
君公羊之說非也
况以國治篡弑之子乎祭仲行權公

羊嘉之云君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

春秋桓十一年宋人執祭

仲公羊子曰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仲以為知權也宋人執仲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按突宋甥也宋人脅仲而立之公羊以仲為能行權李子不然猶可善乎此蓋公羊之失非義之通

者也周公誅二叔不為不仁宋穆受兄國不為不義

公羊

傳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主則與夷不若女孟終為君矣宣公死而繆公立焉
注與夷者宣公之子
繆公者宣公之弟
君子急病而讓夷故踐明堂朝諸

侯非榮其位為時之急也

夷平也言國平則讓國病則急救之周公之攝蓋時之所

也當急

以季子之才君國子民行化四方與夫勾踐相去

幾何若令向時見國危亂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

國之意攝政持統邁其威德奚翅遷都瑯琊

越絕書曰勾踐伐吳

霸關東徙瑯琊起觀臺以望東海漢地理志瑯琊縣越王勾踐嘗治此

尚征上國朝齊宋

鄭魯衛執玉之君哉

國語越滅吳尚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炎言季子

之才遠過勾踐若令當國不惟吳危滅亡之禍計其成功必在越上

孔子稱可與立道未

可與權

見論語

權反經而善

公羊語

聖之達節者也

左傳云聖達節

其次季子守節之士

左傳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曰延州來季子果立乎對曰

季子守節雖有國不立

故非其量度乎問者因又謂炎曰古者聖

人封建諸侯皆云百里取象於雷雷何取也炎曰易震

為雷亦為諸侯雷震驚百里曰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

知之夫陽動為九其數卅六陰靜為八其數卅二震一

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

易揲著法三揲之餘得九是為老陽其策卅六得八是為少陰

其策卅二震下一爻得九而變故云動上二爻得八不變故云靜三爻之策數合而為百故言百里問者

稱善

樊毅

字仲德漢元舅射陽侯樊丹之後
也有修西岳廟記蔡邕文見後

掾臣條屬臣準書佐臣謀弘農太守上祠西岳
乞差一縣賦發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筭

狀

掾屬書佐皆尚書屬官條準謀
其人名也並主通郡國書狀者

光和二年

漢靈帝年號
歲在己丑

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

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尚書

郡國書狀先上
尚書以達于上

臣毅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謹上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

十二月奉祠西岳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

遠有垢故魯不修太室春秋示譏

春秋文十二年太室屋壞穀梁子曰譏不

修也周公曰太廟伯禽曰太室

臣以神岳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苟

班與華陽令先謹以漸繕治成就之後仍雨甘雪膏潤

宿麥惠滋黎庶臣即以詔書齋祀雪未消釋時日清

和神親民喜

一作歡

誠聖朝勞神旻吳廣被四表覆育之

德神人被施遐爾大小莫不幸甚臣穀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謹書言

華陽令先謹有書言此穀條上

縣當孔道加奉尊岳一歲

四祠養牲百日常常充肥用穀蕞三十餘斛或有請雨

齋禱役費兼倍每被詔書調發無差山高聽下恐近廟

小民不堪役賦有飢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役

謂以遠近差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業復者蠲除其賦役以

優之也方六反口業即口算令民計以寵靈神廣祈多

口出錢歲百二十為一算始于漢初

福降中興之祚臣輒聽行盡力奉宣詔書思普惠利增
異復上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

古文苑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苑卷十二

宋 章樵 註

頌

董仲舒

山川頌

春秋繁露有此篇與韓詩外傳解
仁者樂山知者樂水文意頗相類

山則寵從富雅鬼峻罪巍

寵乃空反從即空反富乃罪
反雅作罪反鬼五回反峻即

崔字音推靠才賄反巍鬼字同聲並高峻
崇積貌司馬相如傳寵從崔巍雅姜岷岷久不崩阨似

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殘

中庸曰寶藏
興焉貨財殖

焉殘恐當作爰委積貌易未帛
爰爰財于則前二切繁露作殖

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

以為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舟輿浮漚

漚書涉反浮漚桴筏之類

大

者無不中 小者無不入 持斧則斫 折鎌則艾

漢書五行志國未艾

也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

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

是以君子取辟也

論語仁者樂山又譬如為山

且積土成山無損也

成其高無害也 成其大無虧也 小其上泰其下久 長安

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唯山之意 詩云 節彼南山 惟石

巖巖赫赫 師尹民具爾瞻 此之謂也 水則源泉混混注

泣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
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
既似知者鄣防止之能淨淨繁露作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
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
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
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
舍晝夜此之謂也

班固

車騎將軍竇北征頌

漢和帝永元元年拜竇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

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綏遼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六月將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乘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命中護軍班固作銘固又為之頌銘載於本傳

車騎將軍應

一作盾

昭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姿蹈佐歷

握輔揅

佐歷謂佐世之名臣應歷數揅初責反扶揅也言國之所倚如扶揅之有衣

翼肱聖

上作主光輝資天心謨神明規卓遠圖幽冥親率戎士

巡撫疆城

一作域

勒邊御之永設奮輶

一作輔

櫓之遠徑

輶當

作輶秋云反輶櫓城上守禦望樓可歲兵
器天石自上而發所以望遠故云遠徑

閔遐黎之騷

狄念荒服之不庭

荒服指甸奴庭直也書四征
弗庭注征討諸侯之不庭者

乃揔三

選

謂此軍伍校緝
邊騎及羌胡兵

簡虎校勒部隊明誓號援謀夫於末

言察武毅於俎豆取可杖於品象拔所用於仄陋料資

器使采用先務民儀響慕羣英影附

憲是行官屬依司空
又將諸郎二千石

子弟從征軍司馬則吳記梁諷任尚趙博校尉則耿夔
等及鄧疊郭璜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民儀謂才猷

可為民之
儀表者

羗戎相率東胡爭驚不召而集未令而諭於

是雷震九原電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旗冒日衝一作衡鷄

鹿超黃磧

九原高闕皆師徒經由之地燕然銘曰陵高闕下難鹿經磧而絕大漠難鹿塞高闕山也

輕選四縱所從莫敵馳颺疾踵蹊迹探梗莽抹嶰阮斷

溫禺分尸逐電激私渠

溫禺尸逐皆匈奴君長名號左右溫禺鞬王皆單于子弟為之

異姓則有左右尸逐骨都侯或斷或分即所謂斬名王以下私渠匈奴中海名本侍逐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鞬

海

星流霰落名王交手

一作勢

稽顙請服乃收其鋒鏃干

櫓甲冑積象

一作采

如丘阜陳閱滿廣野戢載連百兩散

數累萬億放獲駟孥揣城拔邑擒馘之倡九谷謠諺響

貽東夷埃塵戎域

憲所征北單于耳謹聲誼東夷埃氣至西域言兵威所及者廣四夷皆震

惜也諺于紂反相怒使也一作譟

然而唱呼鬱憤未逞厥願甘平原之

酣戰矜訊捷之累筭

戰勝攻取軍士猶未肯止訊奉詞也捷奏凱也詩執訊獲醜又一月

三捷累筭言筭無遺策也

何則上將崇至仁行凱易弘濃恩降溫澤

同庖厨之珍饌分裂室之纖帛勞不御輿寒不施釋行

無偏勤止無兼役

上將指賓憲凱易樂易也言以恩意撫士卒凡衣食之珍細不敢私諸已

必與其下分甘絕少勞佚均之釋音亦衣襦也

性蒙識而愜戾順貳者異而懦

夫奮遂踰涿邪跨祁連藉庭蹈蹴疆獵靖嶺

一作溟性必迷切繆

誤無知也言憲有以激厲軍士之心故昏愚者開曉狼戾者順從揭貳者革心怯懦者自奮兵威所向無前遂踰洙邪祁連等山預集單于之庭竟蹈而蹶之言其不勞餘力也以峭嶮為疆而田獵其中峭嶮音靖暝轉幽山超凶河臨安候超起追反幽山即陰山車轉轅而過山河水起而越之安候地名北

單于軻馬居與虞行顧衛霍之遺迹漢武帝時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

餘萬人出朔方高闕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餘人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又出隴西北地過居延攻祁連山殺獲甚衆匈奴遁走驃騎封狼居胥山戰伊秩之所邈伊秩音呼王勸呼

韓邪單于以屬于漢是以匈奴為小而藐之也戰猶睹音義師橫驚而庶御紀律士明也

憚憚以爭先人心齊也憚憚音休胃不安貌回萬里而風騰劉一作剽殘

寇於沂垠

劉毅也詩勝殷遏劉劉與剽
同子小反絕也沂垠邊際也

糧不賦而師贍

役不重而脩軍行戎醜以禮教烝鴻校而昭仁

烝音欣
猶薰也

鴻校諸
軍列校

文武炳其並隆威德兼而兩信

音伸

清乾鈞之攸

冒拓畿略之所順

乾鈞猶乾造
畿畧猶封畧

素弓鏃而戢戈回雙麾

以東運於是封燕然以降高禪

一作

廣韃以弘曠

封謂
登山

封識其所燕然山在匈奴漢將軍封之所以降其高祀
山川之神如霍去病之禪姑衍以弘曠代之典也廣韃

未詳銘靈閭以勒崇欽皇祇之祐

靈閭石也皇天帝也
祇后土也言皆天地

之祐既漢
欽奉之

宣惠氣溢殘風軻泰幽嘉凝陰飛雪讓庶其

雨洒淋榛枯一握興

坎軻者泰幽閉者嘉凝陰轉為飛
飛雪優渥之澤庶其冲而為雨敷

潤槎析勃然而興浪
音攢按文忌有脫誤

嘉卉始農土膏含養四行分仕

嘉

良苗也誅鋤凶惡扶祐善良
如農植嘉穀以全造化之功

於是三軍稱曰疊疊將軍

克廣德心

魯頌克廣德
心桓桓于征

洸洸神武弘昭德音超兮首天

潛渺兮與神參

詩武夫洸洸昔光武勇銳易神武而不
殺天潛神參言其妙於無形不可窺測

黃香

天子冠頌

和帝本紀永元三年正月甲子皇帝
加元服賜諸侯王公將軍特進列侯

宗室在京師奉朝請者黃金賜民爵
及粟帛有差大酺五日帝時年十三

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將加玄冠簡甲子

之元辰厥日王於太皞

月令正月其帝太皞

厥時叶於百神既臻

廟而成禮

後漢禮儀志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

天皆於高祖廟如禮謁博物志漢孝昭冠詞有曰推達童稚之幼志弘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

之內靡不蒙福

乃迴軫而反宮正朝服以享宴撞太簇之蕤鐘

月令正月律中太簇

作蕃屏而鼎轉既夷裔之君王咸進酌于金

罍

詩我姑酌彼金罍

獻萬年之玉觴

前漢兒寬傳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

傳咸

字長虞北地泥陽人舉孝廉拜太子洗馬

皇太子釋奠頌

晉書惠帝為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于太學太子

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於顏回愍懷惠帝太子名通竟謂講一經微中庶子東宮官也

蒸蒸皇儲既饗且聰神而用之夫豈發蒙

蒸蒸也言太子務學進進

於善易蒙卦初六發蒙童之人當啟發于初今聰睿之德得于天性不待啟發之功謙以制禮靡

事不恭企茲良辰卜近于中

禮以上丁釋奠于先師今卜而用之近于中甸

乃

修嘉薦于國之雍

嘉薦謂牲醴醢醢之屬雍太學天子曰辟雍

敬享先師以

疇聖功疊疊皇儲希心闕里

先師夫子也以顏子配享易蒙以養正聖功也闕里

夫子闡教之地所以成德達材故心慕之光光興服穆穆容止祇奉聖靈躬

承明祀

太子儀禮之盛在于敬享先師

濟濟儒生僉僉胄子清酒于觴

匪宴斯喜欣道之弘自今以始

儒生學士諸生胄子公卿之子助祭禮成不以

均宴為喜以弘大吾道為樂

王粲

太廟頌

粲集作顯廟魏公曹操之祖廟也是時未敢僭稱太廟故止曰顯廟此篇目以

太廟後人改之耳魏志建安十八年漢天子以十郡封操為魏公加九錫始建魏社稷宗廟蓋建廟之始令粲作頌以獻粲以粲為侍中

思皇烈祖時邁其德

皇大也詩周頌時邁其邦書皋陶邁種德邁遠也

肇啟洪

源貽燕我則

祖宗積德始開慶源以遺後人之法則貽遺也燕安也詩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我

休厥成聿先厥道

休嘉也聿述也與適同言嘉後人之有成由能述祖先之道詩邁觀厥成

不顯丕欽允時祖考

周書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丕欽言後人大敬承之

綏庶邦和四字九功備彛樂序

虞書六府三事允治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建

崇牙設璧羽

崇牙懸樂器之筍簋璧羽所執之以舞也詩崇牙樹羽禮記殷之崇牙周之璧翬

六佾奏

八人為佾六八四十八人舞也春秋初獻六羽傳曰天子八佾諸侯六佾

八音舉昭

大孝衍妣祖

衍樂也

念武功收純祐

念不忘也收受也平定天下不忘武功宜

受厚福

於穆清廟

周頌清廟祀文王也注於嘆詞穆美也

翼翼休徵

翼翼敬也敬以奉祀斯召

嘉祁祁髦士厥德允升

祁祁衆也髦士相祀之臣懷想周頌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成位咸奔在宮

在宮在廟也周頌駿奔走在廟

無思不若允觀厥崇

四方

無有弗順則功業信崇

邯鄲淳

三國魏人一名竺字子叔

魏受命述

漢建安二十二年魏王操以子丕為太子黃初元年王亮太子即王位左

中郎將李伏大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于圖緯其事甚衆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

王不許十月漢帝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詣册禪位于魏王為壇受璽綬即皇帝位改元黃初

臣聞雅頌作於盛德典謨興於茂功德盛功茂傳序弗

忘是故竹帛以載之

書之
簡冊

金石以聲之

播之
樂章

垂諸來世

萬載彌光陛下以聖德應期龍飛在位

易曰飛龍在
天大人造也

其

有天下也恭己以受天子之籍無為而四海順風若乃

天地顯應休徵祥瑞以表聖德者不可勝載鑠乎煥顯

真神明之所以祚命世之令主也凡自能言之類莫不

謳嘆於野執筆之徒咸竭文思獻詩上頌臣抱疾伏蓐

蓐草也薦
席之屬

作書一篇欲謂之頌則不能雍容盛懿列伸

玄妙欲謂之賦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揚緝熙故思竭愚

稱受命述

言不敢當作者之名曹丕父子以智力篡漢論者莫不惡之然有盛德事獻帝降封山陽

奉漢正朔用天子禮明帝青龍二年以天年終傳國九十餘年五世至晉劉石之亂國除由後世論之此豈非

賦德耶

伊上天閨載自民主肇建歷聽風聲陶唐為盛虞夏受

終書受終于文

殷周革命

易湯武革命謂征伐而代王也

有禪而帝有

代而王禪代雖殊小大繇同於是以漢歷在魏赤運歸黃

也

漢火德火生土故魏自以為土德

是故大魏之業皇耀震霆肅清宇

內萬邦有截帥義翼漢奉禮不越

言曹操統帥義師翼戴漢宗不失臣禮

旅力戮心茂亮洪烈樹浚根以厚基播醇澤以釀味含

光而弗輝戢翼而弗發將俟聖嗣是遂是達

言操功烈茂盛可取

天下而不取所以俟後嗣

操嘗自謂吾為周文王矣聖嗣承統爰宣重光

操薨丕嗣位為

魏王陳錫裕下民悅無疆

詩陳錫哉周易損上益下民說無疆

三神宣釐四

靈順方

三神天神地祇人鬼並昭其福社四靈龜龍麟鳳各隨方而至

元龜介玉應龍

粹黃

黃初元年黃龍鳥四五丈出雲中又瑞石靈囿出於張掖之柳谷又黃龍見譙應龍有翼而飛應平

聲

若云魏德據茲以昌爾乃鳴玉陟壇三措以俟既受

休命龍旋鳳峙煌煌厥耀穆穆容止臨下有赫允也天

子既受帝位納重要紘太常司燎升炮告類

既受命後
柴燎告天

書肆類
于上帝

珪璋峨峨髦士棣棣蹒蹒聖躬御策以莅巍巍

乎崇功顯顯乎德容信帝位之壯業天休之所鍾也于

時天地交和日月光精氣稷不作風塵弭清凡在壇場

之位舉目乎廣庭莫不君臣和德咸玉色而金聲

言告
類之

時天地昭格
居臣和悅也

屢省萬幾謀訪老成治詠儒墨策納公卿

昧旦孜孜夕惕乾乾

言勤
政也

務在諧萬國叙彝倫而折不

若不若謂不順命者指吳蜀也懷遠人混六合之風納乎仁壽之門

刑錯靡試偃伯伯與霸同靡軍然後乃勒功岱岳升中上玄

斯固我皇之大摹思心之所存也禮記因名山升中于天注升告也中猶成

也謂巡守至於方岳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時三國鼎峙言當混壹天下偃兵錯刑而後登封泰山勒功告成斯蓋秦漢之侈心魏文烏能及此哉

古文苑卷十二